

沧海撷浪

赵天龙 著



中國博學出版社

沧海撷浪

赵天龙 著



中國博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沧海撷浪/ 赵天龙 著. - 香港 : 中国博学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988-8415-41-0

I. ①沧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文学作品集—中国

沧海撷浪

- 作 者 赵天龙
- 出版发行 中国博学出版社
- 地 址 香港九龙南昌街宝昌大楼3字楼
- 电 话 00852-66748311
- 印 刷 四季出版有限公司
- 电子信箱 1208474687@qq.com
- 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- 印 张 6
-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-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作者简介

赵天龙，浙江省诸暨市枫桥区赵家村人。

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，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后即在家务农。后外出打过工，当过乡村学校教师，当过乡镇企业工人。现退休，在城市闲居。

二零零六年开始，在一些报刊杂志和文学网站上发表一些诗歌散文和小说，总计约百余万字。现为诸暨市作家协会和诸暨市浣沙读书会会员。

序

我在网上发表过好些故事，这些故事范围很广，有的是神灵故事，有的是鬼怪故事，当然更多的是一般的人文故事。还有许多寓言式的幽默小故事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故事大多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长年累月来，我所听人讲过的故事和在书刊看到过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长久存在于我的记忆中，但已经忘记了其来处和出典。只是基本情节还没有忘记。这些还没有遗忘的，我凭记忆敷写出来，供人观看。

虽然不是自己创作的故事，但我依然结集流布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，并希望更多的人喜欢。

作者

2016年12月

Contents

目录

阿儿学语.....	1
阿塌烂脚.....	2
阿泰拐子.....	10
避 孕.....	16
聪明累.....	17
村巷魅影.....	18
大灰狼就医.....	22
堵后门.....	23
耳朵在这里.....	26
发财致富.....	27
翻 车.....	28
附 和.....	32
狗的选择.....	33
官 司.....	35
鬼打墙.....	39
吉利话.....	43

极乐花苑 —— 恐怖之夜之三.....	45
健忘草.....	51
狼的晦气.....	52
老虎的传说.....	54
老人和猴子.....	57
老僧卜事.....	59
老僧的慈悲.....	60
老僧圆梦.....	61
离地三尺.....	62
联 诗.....	64
良 医.....	66
吝 嗇.....	68
吝嗇鬼.....	71
“漏”的故事.....	72
蒙古大夫.....	75
民间小故事.....	79
鸟王的报答.....	82
女驾驶员.....	86
女子抽肠.....	89
拍马屁.....	91
钱阿毛卖红糖.....	94
钱家村二三事.....	97
孺子牛.....	103

三个留学生.....	105
三个小偷.....	107
三七二十三.....	108
三只眼睛的人.....	109
深山神兽.....	114
深山血腥 —— 恐怖之夜之二.....	118
死要面子.....	123
歪打正着.....	125
外科医生.....	127
小 丁.....	128
小贩作官.....	130
阎罗审案.....	133
阎罗王请医生.....	135
爷孙同归.....	137
也讲几句方言.....	142
野人的故事.....	144
夜斗豺狼 —— 恐怖之夜 之一.....	149
一只自命不凡的青蛙.....	155
医眼睛.....	157
因为它们要多吃.....	160
咏 雪.....	161
有钱才会说话.....	163
有些屁气.....	164

员外解梦.....	165
怎么会没有贼呢?	166
这些话我也会讲.....	168
枕头和棉被.....	170
知恩图报.....	171
职业的相互羡慕.....	175
抓糊涂虫.....	178
装 拗.....	179
捉 鳖.....	181
罪过、罪过.....	183

阿儿学语

张三的儿子阿儿是个智障者，直到七八岁还不会说一句像样的话。于是张三请了专门的家庭教师，教儿子学习语言。

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。效果倒还不错，三个月后阿儿学会了二句话。这是二句会客用语，第一句是：“你来了吗？请坐，请坐。”第二句是：“你去了吗？不送，不送。”

能够学会讲话，连阿儿自己都感到很高兴，整天口不离句，反来复去就讲这二句话，连睡梦里也总讲这二句话。

一天晚上，一个小偷来偷东西。他翻进围墙，屏气凝神地倾听四周的动静。忽然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：

“你来了吗？请坐，请坐。”

小偷大吃一惊，急忙重新翻上围墙，准备逃走。这时房间里的声音又清晰地传来：

“你去了吗？不送，不送。”

小偷跳下围墙就跑，一阵狂奔，拼命逃窜，奔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2012年12月28日

阿塌烂脚

“阿塌烂脚”是赵家镇某村的公民，“阿塌”当然是个小名，大名叫什么，已经无从查考。因为几十年前他已功德圆满，驾鹤西去，他光棍一个，没有子孙，房族也没有给他上家谱。即使是乡邻们，也根本不知阿塌烂脚还有什么另外大名。找到他们村子当年曾管户籍的会计，他也茫然，因为过去所有需要姓名的资料上，都只有“阿塌”，而无其他名姓。至于“烂脚”，显然只是他的外号，因为他小时曾长时间双脚生疮溃烂，这个外号就应劫而生了。

阿塌烂脚自幼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姐姐嫁在外村。姐夫和姐姐都不大要看他，因为他好吃懒做，抽烟喝酒赌博样样俱会。姐姐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娘家兄弟，在公婆面前常觉得抬不起头来，因此非常怨恨他。

有一年正月，阿塌忽然到姐姐家拜年了。他在邻居家借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和一顶工人帽，穿戴起来倒也人模人样。他用两张大草纸包了两只破棉鞋，拎在手中，作为拜年的礼物。

一进姐姐的家门，他就把两个草纸包郑重地放到灶王菩萨前的灶梁上，然后坐下来喝茶。姐姐见这次兄弟穿著整齐，而且懂

礼节了，居然知道来给自己拜年，还携带了拜年礼，很为自己长脸，心中非常高兴，连忙动手温酒、烧点心。

虽然是困苦的年代，但春节么，总有些较好的食品。姐姐的点心除了一大壶自酿的米酒外，还有一大盘冬笋肉丝炒年糕，还有冻猪肉，鸡鸭鱼，八宝菜等等一些农村常见的应境菜，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丰盛了。姐姐家阿塌当然不会客气，自己戳出酒来一口就喝了半碗，然后鸡鸭鱼肉，饿狼进食，大快朵颐。

阿塌的姐姐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，他早就盯上了舅舅带来的“包头”，凭经验他知道里面肯定是好吃的糖果类的东西，因此向妈妈吵着要吃东西。

被小孩子吵不过，阿塌的姐姐决定给小孩拿一点。她知道自己的兄弟贫穷，不可能有桂圆、荔枝这样比较高档的礼品，多半是化几角钱买的“油枣”，“桂花球”之类的低档东西。当然这也不错，既节约，又可以哄小孩。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草纸包里不但不是什么美味的糕点，而是两只臭哄哄的烂棉鞋。。她顿时怒不可遏，口中骂道：“是猫勿变狗的东西！”抓着草纸包向阿塌冲过来。

阿塌的点心桌在门口，当姐姐去拿纸包的时候，他感到有些不妙，并且留心姐姐的动态了。当姐姐向他冲来，他急忙把碗中的酒一口喝干，又向口中塞了一大块冻猪肉，拔脚夺门而出。姐姐摔过来的棉鞋虽然打在了他的背上，但棉鞋终究绵软，不是击打的利器，他不但没有受伤，而且成功地逃之夭夭了。

阿塌烂脚在乡邻的眼中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生而逢辰，在村子中也曾威风过好几年，就连气焰熏天的支部书记阿金也忌惮他三分。

阿金书记是村子里说一不二的山大王式的人物，他掌控着村

子里的所有权力，很有些唯我独尊，也有些蛮不讲理，因此村子里的人除了一伙亲信狗腿子外，无不痛恨他，但也不惧怕他。

阿塌本来也怕他，但机缘凑巧，阿金书记有一件事被阿塌抓住了小辫子，不得不有所顾忌，因此几乎是平起平坐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这是一件什么事呢？

村子中有一个叫阿娟的妇女，三十余岁年纪，姿色已趋徐娘，风韵不减少妇，风骚尤其撩人。她因长年寂寞，不大习惯遵守妇道，未免招蜂惹蝶，以致床帷如市，面首如云。

阿金书记和阿塌烂脚都是阿娟的床帷之宾。阿娟虽系“女流之辈”而且“水性杨花”，但她心中也有自己的爱憎标准。阿金书记又老又丑，又恶又霸，而且生性吝啬，她是不得已才同意他上床的。而阿塌虽然是个小流氓，小混混，但毕竟年轻精神，生气勃勃，赠礼上又比较大方，她是真心喜欢的。于是在讲枕边悄悄话时，她把阿金书记威逼霸占她的经过告诉了阿塌。

阿塌无依无靠，无权无勇，当然无法为阿娟雪耻涤辱，伸张正义。然而他听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却有些沾沾自喜，原来道貌岸然，不可一世的阿金书记也暗恋着阿娟，而且竟然是自己同一床帷的战友。

不久阿塌和阿娟的恋情被人发觉了，好事之徒还把他俩捉奸在床。一时间村里沸沸扬扬都谈这件事。消息传到阿金书记耳中，他心中也顿时有些勃然大怒，这个无聊的阿塌烂脚竟然欺侮到自己头上来了，竟然动了自己的女人，这还将了得？

于是他马上召开群众大会，以流氓和坏分子的罪名对阿塌进行批判斗争。

阿塌被揪到台上，在前台垂头垂手站着，接受批斗。阿金书记亲自宣读批判书予以揭发。当读到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思想道德败坏，实属腐化堕落。”时，阿塌向后边侧过头，对阿金书记说道：

“你自己啦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难道不是这样？还要说我。”

声音虽然不大，但阿金书记已经听到，他闻言一惊，连忙匆匆地读完批判词，中止揭发，草草地结束了批斗会。

说也奇怪，从此之后，阿金书记对阿塌和气了许多，见面总要客气地与他打招呼，不久之后还任命他为民兵一小队的队长。

这个民兵一小队是阿金书记的御前侍卫，是他的保镖卫队。他因为平常行事专横跋扈，且作恶多端，因此非常害怕人家报复，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支以阿塌为首的卫队。有什么事出去，就有几个阿塌之类的人前导后卫，左呼右拥，倒也很有些威风。

当然，阿金书记毕竟只是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，没有多少外事活动，因此也没有必要有一支专业的安保队伍，所以不久后阿塌的小分队委以了更重大的政治任务，主要精力用于了对敌斗争。

当时的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敌斗争，阶级敌人主要是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”分子，后来文革中则多了一个“走资派”。为了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，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，对这些阶级敌人必须经常批判斗争。

对此，阿金书记是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。每次开群众大会，就把早已定案的那些地主分子，富农分子，反革命分子等等揪上台，批斗一番，杀鸡以儆猴，省得村子中另外一些不满分子蠢蠢欲动。

批斗阶级敌人的行动需要有具体执行人，这时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显出了其实用价值。每当大会开始，台上司仪一声吼叫：

“把某某分子某某某押上台来示众”

阿塌和他的弟兄们就立即把这个人反扭双手送上台去，在台面上把人使劲按下，低下头或跪在台上接受批判。在会议揭发时，他们则严密地注视着被批斗者，谁如果头低得不够标准，或有其他不规则形态，就立即斥责以“不老实”，并施以拳脚，使其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专政的威力。

被押在台上低头垂手或跪在台板上，那滋味是并不好受的，有时候会议时间较长，一些年老或有病的“阶级敌人”往往会昏厥在台上。因此为了改善被斗时的待遇，阿塌成了“阶级敌人”行贿的对象。每当斗争大会将要召开时，那些“阶级敌人”的家属就纷纷送香烟、老酒，点心给阿塌吃，称呼也由“阿塌烂脚”改为“阿塌同志”。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，希望阿塌他们揪人时手下留情，不要恶意地按头踢脚，故意加以折磨。后来据长期观察，阿塌倒也颇有些通情达理，烟酒点心固然照吃照拿，对敌斗争还依然尽职，但对批斗对象动手动脚却温和了许多，留下了人情的余地，达到了猫鼠共和，敌我双赢，皆大欢喜的境界。

由于这种年代的形势和这个人家不屑的职位，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阿塌烂脚竟然家猫似山虎，得意了许多年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阿金书记被指为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简称“走资派”，也被打倒了。其实村子里的多数人都弄不明白什么是“走资派”，以及“走资派”有什么不好。但因为阿金书记这个人“可恶”，大家都认为应当给他吃点苦头，应当给予打倒。而打倒总要有个罪名，当时“走资派”是个最时髦的谥号，

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个称号按在阿金书记头上，像以前斗争阶级敌人那样对他实行严厉的批斗。

阿塌一伙仍掌旧职，只不过由原来的听命于阿金书记改为现在听命于“造反派”。当斗争大会开起来时，阿塌依然威风凛凛，只要台上一声吼叫，就立即把阿金书记及其同伙那批“牛鬼蛇神”反扭双手，押到台上跪下，姿势稍有不规范，就立即按头踢脚，加以校正，态度之严厉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一九六七年，诸暨发生了“红总”“联总”两派斗争。阿塌随自己村子的大势加入了组织，所属的是联总。并成为村“文攻武卫”大队的一个小队长。

“文攻武卫”是当时“江青同志”提出的一句口号，意思是对敌斗争要用“文”的方法。而捍卫自己则要用“武”的手段。一时间各地的群众组织都纷纷武装起来，展开“文攻武卫”的武装行动。

阿塌的小队主要是看管关押的对立派组织的人，说得寇冕堂皇一点就是看管俘虏。

当时两派对立严重，双方都在各种路口设卡，把对方派别的人捉来，作为俘获，炫耀自己的战绩。

捉来的人关起来需要人看管，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承担这一职责。

当时对立派都认为对方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，所以是可恶的人。对于可恶的人，罚他吃些苦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阿塌就做了这罚恶使者。

那些被捉来的人关在房间里还不够，阿塌还要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，还要不时地去打几个耳光，踢几脚头，去恶言恶劣语地

奚落一番。稍不顺眼又是一番拳打脚踢。俘虏关押房内常常是哭天喊地的号叫声。

邻村有一个叫杨林的人，他所加入的组织属于红总，他在自己村子里也是一个“破脚骨”，手下也有一批“好汉”。这次失手也被捉到了阿塌的手中。

一次阿塌又在打人吊人，倒并没有打到杨林身上，但因那吊打近于残暴了，杨林就发话了：

“哥佬，不要这样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他们与你又没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何苦下手这么重。常言道：‘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’今天是初一，以后碰到十五你怎么办？”

阿塌昨天晚上是在阿娟处过夜的，不知为什么起了争执，被阿娟又哭又闹，抓了几把。至今还觉懊恼。因此杨林的话大不入耳，竟一下子火了起来，冲着杨林大吼起来：

“你烦什么东西？你皮肉发痒了是不是？什么初一十五，我怕吊！今天是初一，我就给你做初一，十五到十五的时候再说。”

说罢就拿起一块断椅子板，在杨林的腿上身上狠命地揍打起来，只几下，那椅子板就“哗”地断裂了。

“现在你舒服了吧？”阿塌口中叨念着，丢掉半截断板扬长而去。杨林则咬着牙说道：

“哥佬，我记着你的。”

当年九月十四日，诸暨红总外逃到杭州的主要势力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打了回来，夺取了诸暨的所有权力，对诸暨实行了所谓“第二次解放”。整个诸暨硝烟弥漫，鲜血流淌。

以前被联总组织欺侮和迫害过的一些红总人员也纷纷乘势报复，对一些联总组织的坏头头和打手也施以关押和吊打。